

四书 蕅益 解

蕅益大师 著 江谦 补注 雷雪敏 点校



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
www.waterpub.com.cn

四书蕩益解

蕩益大师 著 江 谦 补注 雷雪敏 点校



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
www.waterpub.com.cn

内 容 提 要

《四书蕩益解》是以禅理来解说儒家经典《四书》，其内容包括《论语点睛》《大学直指》《中庸直指》三部，《孟子择乳》已佚。此点校本所依版本乃民国金陵刻经处所藏之版本。智旭以心印之血注释《四书》，将佛家的心性之学与儒家的心性之学融为一体，指出天地万物、国家、根深、器界以及富贵贫贱等，皆为心所显现，皆是自心所现境界，除此别无他物。故而人皆当求之于自心自性，当明其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妙真如心也。旨在以儒释佛，阐明佛理，而使世人明了，学儒亦可明心见性，自觉觉他矣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书蕩益解 / (明) 蕩益大师著 ; 江谦注 ; 雷雪敏点校. — 北京 :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, 2012. 12
ISBN 978-7-5170-0356-4

I. ①四… II. ①蕩… ②江… ③雷… III. ①四书—研究 IV. ①B22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3507号

书 名	四书蕩益解
作 者	蕩益大师 著 江谦 补注 雷雪敏 点校
出版发行	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(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) 网址: www.waterpub.com.cn E-mail: sales@waterpub.com.cn
经 售	电话: (010) 68367658 (发行部)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(零售) 电话: (010) 88383994、63202643、68545874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
排 版	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微机排版中心
印 刷	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规 格	160mm×230mm 16开本 10印张 125千字
版 次	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5000册
定 价	21.00元

凡购买我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的，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

目 录

《四书蕩益解》序	1
《四书蕩益解》重刻序	3
《大学直指》补注序	6
《大学直指》补注	7
《中庸直指》补注序	23
《中庸直指》补注	25
《论语点睛》补注序	52
《论语点睛》补注上	53
《论语点睛》补注下	109



《四书滴益解》序

智旭法师

滴益子年十二，谈理学而不知理；年二十，习玄门而不知玄；年二十三，参禅而不知禅；年二十七，习律而不知律；年三十六，演教而不知教。逮大病几绝，归卧九华，腐滓以为饌，糠粃以为粮；忘形骸，断世故，万虑尽灰，一心无寄。然后知儒也，玄也，佛也，禅也，律也，教也，无非杨叶与空拳也。随婴孩所欲而诱之，诱得其宜，则哑哑而笑；不得其宜，则呱呱而泣。泣笑自在婴孩，于父母奚加损焉！顾儿笑，则父母喜；儿泣，则父母忧。天性相关，有欲罢而不能者，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今之诱于人者，即后之诱人者也。倘犹未免随空拳黄叶而泣笑，其可以诱他乎？

维时彻因比丘，相从于患难颠沛，律学颇谙，禅观未了，屡策发之，终隔一膜。爰至诚请命于佛，卜以数阄，须藉四书，助显第一义谛。遂力疾为拈大旨，笔而置诸笥中，屈指复十余年，彻因比丘，且长往矣。嗟嗟！事迈人迁身世何实，见闻如故，今古何殊，变者未始变，而不变者亦未始不变。尚何存于一分无常一分常之边执也哉！

今夏述成《唯识心要》，偶以余力，重阅旧稿，改窜其未妥，增补其未备；首《论语》，次《中庸》，次《大学》，后《孟子》。《论语》为孔氏书，故居首。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皆子思所作，故居次。子思先作《中庸》，《戴礼》列为第三十一；后

作《大学》，《戴礼》列为第四十二。所以章首在明明德承前章末子怀明德而言，本非一经十传，旧本亦无错简，王阳明居士已辨之矣。孟子学于子思，故居后。解《论语》者曰“点睛”，开出世光明也；解《庸》、《学》者曰“直指”，谈不二心源也；解《孟子》者曰“择乳”，饮其醇而存其水也。佛祖圣贤，皆无实法系缀人，但为人解粘去缚。今亦不过用楔出楔，助发圣贤心印而已。若夫趋时制艺，本非予所敢知，不妨各从所好。

丁亥孟冬九日古吴西有道人智旭漫识
时在顺治四年



《四书藕益解》重刻序

印光大师

道在人心，如水在地，虽高原平地，了不见水，苟穴土而求之，无不得者。水喻吾心固有之明德，土喻吾心幻现之物欲，果能格物致知，无有不能明其明德者。然穴土取水，人无不施功求之，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；而道本心具，人多不肯施功，致物欲锢蔽真知，不知希圣希贤，甘心自暴自弃。由兹丧法身以失慧命，生作走肉行尸，死与草木同腐，可不哀哉！

《四书》者，孔门上继往圣下开来学，俾由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，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；俾家国天下之人，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经大法也。前乎此者，虽其说之详略不同而其旨同；后乎此者，虽其机之利钝有异，而其效无异。诚可谓“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”，万世师表，百代儒宗也。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，其下手最亲切处，在于格物、慎独、克己复礼、主敬存诚，学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，虽一介匹夫，其经天纬地，参赞化育之道，何虽得自本心。俾圣贤垂训，一番苦心，不成徒设，而为乾坤大父大母增光，不愧与天地并称三才，可不自勉乎哉！

如来大法，自汉东传至唐而各宗悉备，禅道大兴，高人林立，随机接物。由是濂洛关闽以迄元明诸儒，各取佛法要义以发挥儒宗。俾孔颜心法，绝而复续，其用静坐参究以期开悟者，莫不以佛法是则是效。故有功深力极，临终豫知时至，谈

笑坐逝者甚多，其诚意正心，固足为儒门师表。但欲自护门庭，于所取法者，不唯不加表彰，或反故为辟驳，以企后学尊己之道。不入佛法，然亦徒为是举，不思己既阴取阳排。后学岂无见过于师之人，适见其心量狭小，而诚意正心之不无罅漏也，深可痛惜。

明末蕙益大师，系法身大士，乘愿示生，初读儒书，即效先儒辟佛，而实未知佛之所以为佛；后读佛经，始悔前愆，随即殚精研究，方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。其有辟驳者，非掩耳盗铃，即未见颜色之瞽论也。遂发心出家，弘扬法化，一生注述经论四十余种，卷盈数百，莫不言言见谛，语语超宗，如走盘珠，利益无尽。又念儒宗上焉者，取佛法以自益，终难究竟贯通；下焉者习词章以自足，多造谤法恶业；中心痛伤，欲为救援，因取《四书》、《周易》以佛法释之。解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则略示大义，解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则直指心源。盖以秉法华开权显实之义，以圆顿教理，释治世语言。俾灵山洒水之心法，彻底显露，了无余蕴，其取佛法以自益者，即得究竟实益，即专习词章之流；由兹知佛法广大，不易测度，亦当顿息邪见，渐生正信，知格除物欲，自能明其明德。由是而力求之，当直接孔颜心传，其利益岂能让宋元明诸儒独得也已。

近来各界眼界大开，天姿高者，无不研究佛法，一唱百和，靡然风从；既知即心本具佛性，无始无终，具足常乐我净真实功德，岂肯当仁固让，见义不为，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乎哉！以故伟人名士，率多吃素念佛，笃修净业，企其生见佛性，死生佛国而已。

施调梅、蔡禹泽、李筱和、陈鲁德、叶伯龄、彭笑潮、郁九龄居士等，宿具灵根，笃信佛法，一见《四书蕙益解》，不胜欢喜，谓此书直指当人一念，大明儒释心法于世出世法，融通贯彻俾上中下根，随机受益，深则见深，不妨直契菩提，浅则见浅，亦可渐种善根。即欲刊板，用广流通，以此功德，恭

祝现在椿萱，寿登期颐，百年报尽，神归安养，过去父母，宿业消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净土。祈序于光企告来哲，光自愧昔作阐提，毁谤佛法，以致业障覆心，悟证无由，喜彼之请，企一切人于佛法中咸生正信，庶可业障同消，而心光俱皆发现矣。《周易禅解》，金陵已刻；《孟子择乳》，兵燹后失传。杨仁山居士，求之东瀛亦不可得，惜哉！

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孟夏常惭愧僧释印光撰



《大学直指》补注序

江谦

夫圣经，天下国家之心要也；《大学》一书，又诸经之心要也；蕅益大师《大学直指》，又大学之心要也。得此心则天下国家治且安，失此心则天下国家乱且危，其关系之重何如乎！而其致力之本则在于修身，修身之本在于正心，正心之本在于诚意，诚意之本在于致知，致知之功即在格物。物即身家国天下之物；格者正也，正其不正以归于本，正之谓格，格感通也，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之谓格。夫是之谓《大学》，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，若广说之，岂但一天下云乎哉。不入华严法界观，不能知其究竟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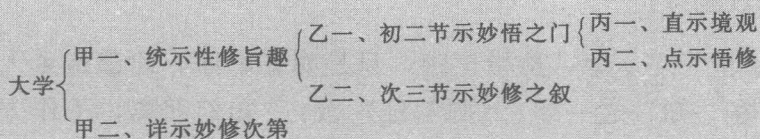
窃尝论之，《大学》一书，世间法之总持也，而即为出世资粮；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出世间法之总持也，而不离世间功德：合是二者，而倡导之，弘扬之，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；乃至出轮回，生净土，究竟成佛，普度有情，无他求矣。既申蕅师直指之意为之补注，以便学者，复敬为之赞。赞曰：“自有此经，未有此注，格物致知，全经要处。破我法执，修二空观，于一切法，作唯心看。身为物本，格之所先，家国天下，乃其末焉。本硕末荣，一气之宣，惟明明德，摄无不圆。宋儒未解，更为补传，错乱古经，大义不显。旭师妙悟，直指真诠，孔圣复起，当无间然。勋哉来学，熟复斯篇，如是修者，是真圣贤。家齐国治，天下便便。”

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孟夏阳复子江谦谨述



《大学直指》补注

“大”者，当体得名，常遍为义。即指吾人现前一念之心，心外更无一物可得，无可对待，故名“当体”；此心前际无始，后际无终，生而无生，死而不死，故名为“常”；此心包容一切家国天下，无所不在，无有分剂方隅，故名为“遍”。“学”者觉也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故名“大学”。“大”字即标本觉之体，“学”字即彰始觉之功；本觉是性，始觉是修，称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性修不二，故称“大学”。



丙一、直示境观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
道者，从因趋果所历之路也。只一“在明明德”，便说尽“大学”之道：上“明”字是始觉之修；下“明德”二字是本觉之性，性中本具三义，名之为德：谓现前一念灵知洞彻而未尝有形，即般若德；现前一念虽非形像而具诸妙用，举凡家国天下皆是此心中所现物，举凡修齐治平皆是此心中所具事，即

解脱德；又复现前一念莫知其乡而不无，位天育物而非有，不可以有无思，不可以凡圣异，平等不增不减，即法身德。我心既尔，民心亦然，度自性之众生，名为“亲民”；成自性之佛道，名“止至善”。“亲民”、“止至善”，只是“明明德”之极致，恐人不了，一一拈出，不可说为三纲领也。此中明德、民、至善，即一境三谛。明、亲、止，即一心三观。明明德即自觉，亲民即觉他，止至善即觉满。自觉本具三德，束之以为般若。觉他令觉三德，束之以为解脱。至善自他不二，同具三德，束之以为法身。不纵不横，不并不别，不可思议，此理名为“大理”，觉此理者，名为“大学”。从名字觉，起观行觉；从观行觉，得相似觉；从相似觉，阶分证觉；从分证觉，归究竟觉；故名“大学”之道。

【补注】三谛、三观、三德，详言上编始终心要解。

丙二、点示悟修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

“止”之一字，虽指至善，只是明德本体。此节指点人处，最重在“知”之一字。《圆觉经》云：“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。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。”当与此处参看。《大佛顶经》云：“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圆成果地修证。”即“知止”之谓也。此中“知”为妙悟；定、静、安、虑，为妙修；得为妙证。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，名“能定”，外境不扰故；闻所闻尽，名“能静”，内心无喘故；觉所觉空，名“能安”，烦恼永寂故；空所空灭，名“能虑”，寂灭现前，如镜现像故；忽然超越，名“能得”，获二殊胜故。

【补注】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云：“尔时观世音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，

于时有佛，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，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如是渐增，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。觉所觉空，空觉极圆。空所空灭，生灭既灭。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获二殊胜。一者，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，同一慈力；二者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，闻所闻尽，觉所觉空，空所空灭者。谓能闻能觉能空之心，与所闻所觉所空之境，俱泯也。忽然超越，获二殊胜者，超越世间有缚，与出世间空缚。故空假双照，发大慈悲心。’”

乙二、次三节示妙修之叙

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此启下文两节之义。盖迷“明德”，而幻成身及家国天下，名之为“物”。既已迷德成物，且顺迷情，辨其本末，返迷归悟之功，名之为“事”。既向生灭门中，商榷修证，须知有终始，始宜先，终宜后。“古之欲明”一节，知所先之榜样也；“物格”一节，知所后之成案也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

说个“明明德于天下”，便见亲民止至善，皆明德中事矣。“正其心者”，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也；“诚其意者”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也；“致其知者”，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也；“格物”者，作唯心识观，了知天下国家、根身器界，皆是自心中所现物，心外别无他物也。是故若欲格物，莫若观所缘缘；若知外所缘缘非有，方知内所缘缘不无；若知内所缘缘不无，方能力去内心之恶，力行心内之善，方名“自谦”，方名“慎独”。又

只一“明德”，分心、意、知三名。“致知”，即明明德。

【补注】离本清净周遍之心而幻为八识：一眼识，二耳识，三鼻识，四舌识，五身识，六意识，七末那识，八阿赖耶识。前六识者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接，而现之识也；第七末那识，译云“染污”，执我执法之意根也；第八阿赖耶识，译云“含藏”，即前七识之所藏也。能转八识，则成四智：转眼耳鼻舌身识为成所作智，转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末那识为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识为大圆镜智。如是则复还其清净周遍之真心。观所缘缘者，谓观由见所取之相也：外所缘缘是所缘之境，内所缘缘是能缘之心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我、法二执破则物自格，犹《大佛顶经》所云“不为物转，便能转物”也。知至者，二空妙观无间断也；意诚者，由第六识入二空观。则第七识不复执第八识之见分，为内自我法也；心正者，由六七二识无我执故。第八识舍赖耶名，由六七二识无法执故。第八识舍异熟名，转成庵摩罗识，亦名大圆镜智相应心品也；身修者，第八识既成无漏，则一切五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皆无漏也；家齐国治天下平者，一身清净故。多身清净，乃至十方三世圆满清净也。

【补注】真如之体，不变而随缘，随色受想行识五蕴之缘而为人，随善恶净染之缘而为法。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故皆无自性，当体即是真如。不知是义，而妄执有实人即为我执，妄执有实法即为法我执。我执者，谓执有自性也。能破二执即得二空。《金刚般若经》云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破人我执也。又云：“菩萨应无所住布施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”破法我执也。当知空假中一心三观，是破二执之神方，斩一切罪根之慧剑也。异熟者，

因果之名，或异时而熟，或异性而熟，或异处而熟。三世因果之成熟，非一时、非一性、非一处也。庵摩罗识，译云“白净识”，即真如本体。色受想行识为五阴，六根六尘为十二处，六根六尘合六识为十八界，曰阴曰处曰界，皆障碍而不清净。区局向不周遍之称，以皆生灭故，皆有漏也；若能转识为智，则皆成无漏。

已上统示性修旨趣竟。

甲二、详示妙修次第	{	乙一、的示格物，须从本格
		乙二、详示诚意，必先致知
		乙三、更示修齐治平，必有次第

乙一、的示格物，须从本格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

前云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”，元不单指帝王有位人说，恐人错解，今特点破。且如舜耕历山之时，何尝不是庶人？伊尹耕有莘时，传说在板筑时；太公钓渭滨时，亦何尝不是庶人？只因他肯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以修其身，所以皆能“明明德于天下”耳。盖以天子言之，则公卿乃至庶人，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现之物，是故自身为物之本，家国天下为物之末；若以庶人言之，则官吏乃至天子，亦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现之物，是故亦以自身为物之本，家国天下为物之末。须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，名位不同，而明德同；明德既同则亲民止至善亦同，故各各以修身为本也。前虽略示物有本末，又云“致知在格物”，尚未直指下手方便。故今的指修身为本，以心、意、知，不可唤作物故，以致、诚、正，皆向物之本上格将去故。

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

“所厚”谓责躬宜厚，“所薄”谓待人宜宽。若以厚为家，薄为国与天下，便是私情了。会万物而为自己故，谓之“知本”，自己之外，别无一物当情故，可谓“知之至也”。初的示格物须从本格竟。

乙二、详示诚意，必先致知

所谓诚其意者：毋自欺也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！

直心正念真如，名为“诚意”；妄计实我实法，名为“自欺”。盖稍习闻圣教，未有不知我法二执之为恶，未有不知二空妙观之为善者。但其恶我法二执，不能“如恶恶臭”；好二空妙观，不能“如好好色”：所以名为自欺，不自谦耳。夫臭必知臭，色必知色，可喻良知；知臭必恶，知色必好，可喻致知。今知二执之恶而不力破，知二空之善而不力修，岂可谓致知乎？心外本无实我实法，名之为独。断意中我法二执，断无尽；修良知二空妙观，修无不圆，名之为慎也。

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此明小人亦有良知，但不能致知，故意不得诚也。“闲居”即慎独之“独”字，虽在大庭广众，亦名闲居。“为不善者”，即是妄起我法二执；二执为众恶根本，故一有二执便“无所不至”。“见君子而后厌然”，正是良知不可昧处。“掩不善而著善”，是不能“诚于中”；“如见其肺肝然”，是不能“形其外”，故使人得窥其中也。

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”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十目十手，正是慎独诚中处；润屋润身，正是形外处。心包太虚，故“广”；体露真常，故“胖”。

诗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侗兮！赫兮喧兮！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。”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侗兮者，恂栗也。赫兮喧兮者，威仪也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“切”“磋”“琢”“磨”致知也。恂栗诚于中也，威仪形于外也，盛德，明德之已明者也。致知则意诚，意诚则心正，知、意、心，皆明德之别名；致、诚、正，皆明明德之别名。致到极处，诚到极处，正到极处，即名至善。民不能忘，即是亲民，可见亲民止至善，不是明德外事。

《诗》云：“于戏前王不忘！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武公之民不能忘，与前王之民不能忘一般。良以明德之中，自具“贤”“亲”“乐”“利”，横遍天下，竖彻没世。故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克明德。”《太甲》曰：“顾谟天之明命。”《帝典》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

由武公而遯之文王，遯之成汤，遯之帝尧，皆是“自明”。自明，即致知诚意也，即躬自厚也，即修身为本也，即知所先也。

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

欲诚其意，莫若自新，自新者，不安于旧习也。我法二执，是无始妄习，名之为“旧”。观我法空是格物致知，名之为“新”。“苟”者，斩然背尘合觉也。“日日新”者，不肯得